

南史 卷四

208

T. 2455/17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 17



廿一  
4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南史卷十二

列傳第二

后妃下

梁文獻張皇后

武德邠皇后

武丁貴嬪

武阮修容

簡文王皇后

元徐妃

敬夏太后

敬王皇后

陳武宣章皇后

西川中圖書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禮

文沈皇后

廢帝王皇后

宣柳皇后

後王沈皇后

張貴妃

梁文獻張皇后諱尚柔范陽方城人也父穆之娶文帝從姑而生  
后后以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  
武帝方孕忽見庭前昌蒲花光彩非常驚報侍者皆云不見后曰  
常聞見昌蒲花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生武帝將產之夕后見  
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嫔后  
宋泰始七年殂於秣陵縣同夏里舍塋晉陵武進縣東城里山天  
監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為皇后謚曰文獻穆之字思靜晉司  
空華六世孫也少方雅有識鑒初為員外散騎侍郎深破始興王

濬引納穆之鑿其禍萌求為交趾太守政有異績宋文帝將以為  
交州刺史會病卒子弘籍字真藝齊初為鎮西參軍卒於官梁武  
踐祚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贈弘籍廷尉卿弘籍無子  
從父弟弘策以子纘嗣別有傳

武德郗皇后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宋國子祭酒領東海王師  
父曄太子舍人早卒后母宋文帝女尋陽公主也方娠夢當生貴  
子及后生有赤光照室器物盡明家人怪之巫言此女光高將有  
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后幼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  
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為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結婚郗氏竝辭以  
女疾乃止齊建元末嬪于武帝生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  
永康公主玉嬛及武帝為雍州刺史殂于襄陽官舍年三十二其  
年歸塋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隍山中興二年武帝為梁公

齊帝詔贈后爲梁公妃及武帝踐祚追崇爲皇后謚曰德陵曰修陵后父曄贈金紫光祿大夫后酷妬忌及終化爲龍入于後宮通夢於帝或見形光彩照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於露井上爲殿衣服委積常置銀鹿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武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祖父從官襄陽因居沔北五女村寓於劉惠明廡下貴嬪生於樊城初產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竝患蚊蚋而貴嬪弗之覺也鄉人魏益德將聘之未及成而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孳統則貴嬪也又丁氏因人以相者言聞之於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生而有赤誌在左臂療之不滅又體多疣子至是無何竝失所在德后酷忌遇貴嬪無道使日舂五斛舂每中程若有助者被遇雖嚴益小心

祇敬宮於供養經案側髣髴若見神人心獨異之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爲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奏初貴嬪居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旣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王侯妃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竝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竝以吏敬敬王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政同謂宮僚施敬宜同吏禮詣神獸門奉牋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以婦踰姑彌乖從序謂貴嬪典章一與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乎太子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及居宮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爲親戚私謁及武帝弘佛教貴嬪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

所立義皆得其指歸尤精淨名經普通七年十一月庚辰薨移殯於東宮臨雲殿時年四十二詔吏部郎張纘爲哀冊文有司奏謚曰穆葬寧陵祔于小廟簡文卽位追崇曰太后貴嬪父道遷天監初爲歷陽太守廬陵威王之生武帝謂之曰賢女復育一男答曰莫道猪狗子世人以爲笑後位兗州刺史宣城太守

文宣阮太后諱令羸會稽餘姚人也本姓石初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昏宮建康城平爲武帝采女在孕夢龍罩其牀天監六年八月生元帝于後宮是日大赦尋拜爲修容賜姓阮氏嘗隨元帝出藩大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正寢時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謚曰宣元帝卽位有司奏追崇爲文宣太后還祔小廟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石靈寶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武康縣侯母陳氏武康侯夫人

簡文王皇后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后幼而柔明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畧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清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簡文卽位追崇爲皇后謚曰簡太寶元年九月葬莊陵

元帝徐妃諱昭佩東海剡人也祖孝嗣齊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妃以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妃無容質不見禮帝三二年一入房妃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將至必爲半面粉以俟帝見則大怒而出妃性嗜酒多洪醉帝還房必吐衣中與荊州後堂瑤光寺智遠道人私通酷妬忌見無寵之妾便交杯接坐纔覺有娠者卽手加刃刃帝左右

暨季江有姿容又與淫通季江每歎曰栢直狗雖老猶能獵蕭漂陽馬雖老猶駿徐娘雖老猶尚多情時有賀徽者美色妃要之於普賢尼寺書白角枕爲詩相贈答旣而貞惠世子方諸母王氏寵愛未幾而終元帝歸咎於妃及方等死愈見疾太清三年遂逼令自殺妃知不免乃透井死帝以屍還徐氏謂之出妻葬江陵瓦官寺帝制金樓子述其淫行初妃嫁夕車至西州而疾風大起發屋折木無何雪霰交下帷簾皆白及長還之日又大雷震西州聽事兩柱俱碎帝以爲不祥後果不終婦道

敬夏太后會稽人也普通中納于湘東二宮生敬帝承聖元年冬拜晉安王國太妃紹泰元年尊爲太后明年冬降爲江陰國太妃敬王皇后琅邪臨沂人也承聖元年十一月拜晉安王妃紹泰元年十月拜皇后明年降爲江陰王妃父僉自有傳

陳武宣章皇后諱要兒吳興烏程人本姓鈕父景明爲章氏所養因改姓焉后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已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矢龜所在后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竝紅白每有朞功之服則一爪先折武帝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帝爲長城縣公后拜夫入永定元年立爲皇后追贈后父梁散騎侍郎景明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拜后母蘇安吉縣君二年安吉君卒與后父葬吳興明年追封后父爲廣德縣侯謚曰溫武帝崩后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定計祕不發喪時衡陽獻王昌未至召文帝及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宮曰慈訓廢帝卽位后爲太皇太后光大二年后下令黜廢帝爲臨海王命宣帝嗣立大建元年復爲皇太后二年三月丙申崩于紫極殿時年六十五遺令喪事竝從儉約諸饋奠不

用牲牢其年四月羣臣上謚曰宣祔塋萬安陵后親屬無在朝者  
唯本族兄鈕洽官至中散大夫

文沈皇后諱妙容吳興武康人也父法深梁安前中錄事參軍后  
年十歲餘以梁大同中歸于文帝武帝之討侯景文帝時在吳興  
及后竝被收景平乃獲免武帝踐祚后爲臨川王妃文帝卽位爲  
皇后追贈后父法深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封建城縣侯謚曰恭  
追贈后母高爲綏安縣君謚曰定廢帝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宮曰  
安德時宣帝與僕射到仲舉舍人劉師知等竝受遺輔政師知與  
仲舉恒居禁中參決衆事而宣帝爲揚州刺史與左右三百人入  
居尚書省師知忌宣帝權重矯敕令還東府理州務宣帝將出毛  
喜止帝曰今若出外便受制於人如曹爽願作富家公不可得也  
宣帝乃稱疾召師知留與語使毛喜先入言之於后后曰今伯宗

年幼政事竝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廢帝廢帝曰此自師知  
等爲非朕意也喜出報宣帝帝因囚師知自入見后及帝極陳師  
知之短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其夜於獄賜死自是政歸  
宣帝后憂悶計無所出乃密賂宦者蔣裕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  
據郡反與因此圖帝安國事發被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  
后恐連逮黨與竝殺之宣帝卽位以后爲文皇后陳亡入隋大業初  
自長安歸于江南頃之卒后兄欽襲爵建城侯位尚書左僕射欽  
素無伎能奉已而已卒謚曰成子觀嗣頗有學識官至御史中丞  
廢帝王皇后琅邪臨沂人也天嘉元年爲皇太子妃廢帝卽位立  
爲皇后廢帝爲臨海王后廢爲妃至德中薨后生臨海嗣王至澤  
至澤光大元年爲皇太子大建元年襲封臨海嗣王陳亡入長安  
后父固自有傳

宣柳皇后諱敬言河東解縣人也曾祖世隆祖暉父偃竝有傳后九歲幹理家事有若成人侯景之亂后與弟盼往江陵依梁元帝帝以長城公主故待遇甚厚以配宣帝承聖二年后生後主於江陵及魏尅江陵宣帝遷于關右后與後主俱留穰城天嘉二年與後主還朝后爲安成王妃宣帝卽位立爲皇后后美姿容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初宣帝居鄉里先娶吳興錢氏及卽位拜貴妃甚有寵后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物其上者皆推於貴妃而已御其次焉宣帝崩始興王叔陵爲亂後主賴后與吳媪救而獲免後主卽位尊后爲皇太后宮曰弘範是時新失淮南地隋師臨江又國遭大喪後主患創不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衆務雖假後王之敕實皆決之於后後主創愈乃歸政焉后性謙謹未嘗以宗族爲誼雖飲食亦無所分遺陳亡入長安隋

大業十二年薨於東都年八十二葬於洛陽之芒山

後主沈皇后諱婺華吳興武康人也父君理自有傳后母卽武帝女會稽穆公主早亡時后尚幼而毀瘠過甚及服畢每歲時朔望恒獨坐涕泣哀動左右内外敬異大建三年拜爲皇太子妃後主卽位立爲皇后后性端靜有識量寡嗜欲聰敏強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後主在東宮而后父君理卒居憂處別殿哀毀逾禮後主遇后旣薄而張貴妃有寵總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有所忌怨而身居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唯尋閱圖史及釋典爲事嘗遇歲旱自暴而誦佛經應時雨降無子養孫姬子胤爲已子數上書諫爭後主將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乃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薨后自爲哀辭文甚酸切隋煬帝每巡幸恒令從駕及煬帝被殺后自廣陵過江於毗陵天靜寺爲尼名觀



音貞觀初卒

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父兄以織席爲業後王爲太子以選入宮時龔貴嬪爲良娣貴妃年十歲爲之給使後王見而悅之因得幸遂有娠生太子深後王卽位拜爲貴妃性聰慧甚被寵遇後王始以始興王叔陵之亂被傷臥于承香殿時諸姬竝不得進唯貴妃侍焉而柳太后猶居栢梁殿卽皇后之正殿也而沈皇后素無寵於後王不得侍疾別居求賢殿至德二年乃於光昭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高數十丈竝數十間其窗牖壁帶縣楣欄檻之類皆以沈檀香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其服玩之屬瑰麗皆近古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映後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王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竝複道

交相往來又有王季二美人張薛二淑媛袁昭儀何婕妤江修容等七人竝有寵迥代以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王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其尤艷麗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略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所婦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鬢黑如漆其光可鑑特聰慧有神彩進止閑華容色端麗每瞻視眇眇光彩溢目照映左右嘗於閣上靚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辯強記善候人主顏色薦諸宮女後宮咸德之競言其善又工厭魅之術假鬼道以惑後王置淫祀於宮中聚諸女巫使之鼓舞時後王怠於政事百司啟奏竝因宦者蔡臨兒李善度進請後王倚隱囊

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竝爲疏條無所遺脫因參訪外事人間有一言一事貴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絳於理者但求恩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啟其事而後從容爲言之大臣有不從者因而譖之言無不聽於是張孔之權熏灼四方内外宗族多被引用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内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紀綱替亂矣及隋軍尅臺城貴妃與後主俱入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之於青溪中

論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於人情而爲之度王宮六列士室二等皆隨事升降而立節文若夫義篤閹閹政刑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化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竝御進非色幸欲使情有單被愛罔偏流專貞内表妖蠱外息乃可以輔興

君德燮理陰政宋氏因晉之舊典聘納有方倪天作儷必四岳之後自元嘉以降内職稍繁所選止於軍署徵引極乎厮早非若晉氏采擇濫及冠冕者焉而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餽賚歲時不過肴漿斯爲美矣及文帝之傾惑潘姬謀及婦人大明之淪沒殷姬竝后匹嫡其爲喪敗亦已甚矣齊氏孝昭二后竝有賢明之訓惜乎早世不得母臨萬國有婦人焉空慕周典禎符顯瑞徒萃徽名高皇受命宮禁貶約衣不文繡色無紅彩永巷貧空有同素室武帝嗣位運藉休平壽昌前興鳳華晚構香栢文檉花梁繡柱雕金鏤寶照燭房帷趙瑟吳趨承閒奏曲事由私蓄無損國儲明帝統業矯情儉陋奉已之制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風大扇哲婦傾城同符殷夏可以垂誠其在斯乎梁武志在約已示存宮掖雖貴嬪之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唯見崇重無聞正位徐妃無行其殲滅

也宜哉陳武撫茲歸運奄開帝業若夫儷天作則燮隆王化則宣  
太后其懿焉文宣宮壺無聞於喪德後王嗣業實敗于椒房既曰  
牝晨亦唯家之索也

列傳第二 終

西川出鳳鳴  
氏唐南

南史卷十三

西川出鳳鳴  
氏唐南

列傳第三

宋宗室及諸王上

長沙景王道憐

臨川烈武王道規

鮑照

營浦侯遵考

從子季連

武帝諸子

長沙景王道憐宋武帝中弟也謝琰為徐州命為從事史武帝尅

京城及平建鄴道憐常留侍太后後以軍功封新渝縣男從武帝

征廣固所部獲慕容超以功改封竟陵縣公及討司馬休之道憐

監太尉留府事江陵平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護

南蠻校尉加都督北府文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

止多諸鄙拙畜聚常若不足去鎮日府庫爲空徵拜司空徐兗二  
州刺史加都督出鎮京口武帝受命遷太尉封長沙王先是廬陵  
王義真爲揚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爲揚州  
上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重非道憐所  
了太后曰道憐年五十豈不如十歲子邪上曰車士雖爲刺史事  
無大小皆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  
竟不授永初三年薨加贈太傅葬禮依晉太宰安平王孚故事鸞  
路九旒黃屋左纛輜輶車挽歌二部前後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  
人文帝元嘉九年詔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  
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弘開府儀  
同三司永修縣公檀道濟故青州刺史龍陽縣公王鎮惡竝勒功  
天府配祭廟庭道憐子義欣嗣位豫州刺史鎮壽陽境內畏服道

不拾遺遂

爲盛藩強鎮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王子悼王瑾

嗣傳爵至十齊受禪國除瑾弟韞字彥文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  
衛將軍領軍將軍昇明二年被齊高帝誅韞人才凡鄙特爲明帝

所寵在

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嘗以

圖示征

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

此何人

正在輿韞曰豈是我其庸底

作類如此韞弟述字彥思亦甚

庸劣從子侯疾危篤父彥節母蕭對之泣述嘗候之便令左右取  
酒肉令侯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

又嘗新有總慘或詣之問其母安否述曰惟有愁悒次訪其子對

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麀爲憂也義欣弟義融封桂陽縣侯邑千

戶凡王子爲侯食邑皆千戶義融位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於

用短卒謚恭侯子孝侯覲嗣無子弟襲以子晃繼襲字茂德性庸

鄙爲郢州刺史暑月露禪上聽事時綱紀政伏閤怪之訪問乃知是襲義融弟義宗幼爲武帝所愛字曰伯奴封新渝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入義宗第蔽隱免官德靈以姿色故義宗愛寵之義宗卒於南兗州刺史謚曰惠侯子懷珍嗣無子弟彥節以子承繼彥節少以宗室清謹見知孝武時其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雲敷殷每禁之及殷亡口血出衆疑遐行毒害孝武使彥節從弟祇諷彥節啟證其事彥節曰行路之人尚不應爾今日迺可一門同盡無容奉敕衆以此稱之後廢帝卽位累遷尚書左僕射參選元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桂陽王休範爲逆中領軍劉劭出守石頭彥節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封當陽侯與齊高帝袁粲褚彥回分日入直平決機事遷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及帝廢爲蒼梧王彥節出集議於路逢從弟韞韞

問曰今日之事故當歸兄邪彥節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韞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齊高帝聞而惡之順帝卽位轉尚書令時齊高帝輔政彥節知運祚將遷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潛與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發彥節素怯騷擾不自安再晡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彥節歎美寫胷中手振不自禁其主簿丁靈衛聞難卽入語左右曰今日之事難以取濟但我受劉公厚恩義無二情及至見粲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彥節曰今得見公萬死何恨從弟韞直省內與直閣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高帝會彥節事覺秣陵令劉實建康令劉遐密告齊高帝高帝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殺之伯興亦遇害粲敗彥節踰城走於額檐湖見禽被殺彥節子侯嘗賦詩云城上草植根

非不高所恨風霜早時咸云此為祇句事敗侯與弟咳剃髮被法  
服向京口於客舍為人識執於建康獄盡殺之彥節既貴士子自  
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人以此少之其妻蕭思話女也常懼禍敗  
每謂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為兒作計彥節不從故及禍彥節弟遐  
字彥道為嫡母殷暴亡有司糾之徙始安郡後得還位吳郡太守  
至是亦見誅遐人才甚凡自諱各有同主一作諱常對客曰孝武無道  
見枉殺母其頑駭如此及彥節當權遐累求方伯彥節曰我在事  
而用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遐曰富貴則言不可相關從坐之日得  
免不至是果死義宗弟義賓封興安侯位徐州刺史卒謚曰肅侯  
義賓弟義綦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謂曰陸士衡詩  
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  
忽見苦其庸塞皆然位湘州刺史謚僖侯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武帝少弟也儻有大志預謀誅桓  
玄時桓弘鎮廣陵以為征虜中兵參軍武帝剋京城道規亦以  
其日與劉毅孟和斬弘玄敗走道規與劉毅何無忌追破之無  
忌欲乘勝追玄直造江陵道規曰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  
桓振勇冠三軍且可頓兵以計策縻之無忌不從果為振敗乃退  
還尋陽繕舟甲復進遂平巴陵江陵之平道規推毅為元功無忌  
為次自居其末以起義勳封華容縣公累遷領護南蠻校尉荊州  
刺史加都督善於刑政士庶畏而愛之盧循寇逼建鄴道規遣司  
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  
尋陽為循黨荀林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剋建鄴而  
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為荊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  
江陵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不禁

因夜開城門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車迎之衆咸感悅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彥之共擊荀林等道規曰非吾自行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諸將大敗謙斬之諮議劉遵追荀林斬之巴陵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道規一皆焚燒衆乃大安徐道覆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尅都遣道覆上爲刺史江漢士庶感其焚書之恩無復二志道規使劉遵爲游軍拒道覆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遵自外橫擊大破之初使遵爲游軍衆咸言不宜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衆乃服焉遵字惠明淮南海西人道規從母兄也位淮南太守追封監利縣侯道規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改授豫州以疾不拜義熙八年薨于都贈司徒謚曰烈武進封南郡公武

帝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王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嗣初文帝少爲道規所養武帝命紹焉咸以禮無二繼文帝還本而定義慶爲後義慶爲荊州廟主當隨往江陵文帝下詔褒美勲德及慈蔭之重追崇丞相加殊禮鸞路九旒黃屋左纛給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薨葬皆準給義慶幼爲武帝所知年十三襲封南郡公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元嘉中爲丹陽尹有百姓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讎義慶議以爲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寃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卽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宜共天同城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犯左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外鎮文帝詔諭之以爲玄象

茫昧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晉  
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九  
年出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荊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  
居朝廷之半故武帝諸子徧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  
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竝不受十二年普使內外羣臣舉士  
義慶表舉前臨汝令新野庾實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處士南郡  
師覺授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  
三吏餉家先是王弘在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爲西土所安撰  
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爲典叙以述皇代之美  
改授江州又遷南兗州刺史竝帶都督尋卽本號加開府儀同三  
司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爲宗室之表歷任無  
浮淫之過唯晚節奉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不復跨馬招

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至太尉表淑文冠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爲衛  
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竝有辭章之美引爲  
佐吏國臣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竝行於世文帝每與義  
慶書常加意斟酌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爲古樂府文  
甚道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  
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輕  
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  
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  
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匹尋擢爲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  
令文帝以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  
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項爲荊州照爲  
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項敗爲亂兵所殺義慶在廣陵有疾而



白虹貫城野屬入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文帝許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于都下追贈司空謚曰康王子哀王暉嗣為元凶所殺暉子綽嗣昇明三年見殺國除

營浦侯遵考武帝族弟也曾祖淳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位正員郎祖巖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內史始武考及北伐平定以為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關中失守南還再遷冠軍將軍晉帝遜位居秣陵宮遵考領兵防衛武帝初即位封營浦縣侯元嘉中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為政嚴暴聚斂無節為有司所糾上寢不問孝武大明中位尚書左僕射領崇憲太僕後老疾失明元徽元年卒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公子澄之昇明末貴達澄之弟琨之為竟陵王誕司空王簿誕有寶琴左右犯其微誕罰焉琨之諫誕曰此余寶也琨

之曰前哲以善人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故王孫圍稱觀父為楚國之寶未聞以琴瑟為寶誕忸然不悅誕之叛以為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得並現之老父在將安之乎誕殺之後贈黃門郎詔謝莊為誅遵考從父弟思考亦官歷清顯卒於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子季連字惠續早歷清官齊高帝受禪將及誅太宰褚彥回素善之固請乃免建武中為平西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遙欣多招賓客明帝甚惡之季連有憾於遙欣乃密表明帝言其有異迹明帝乃以遙欣為雍州刺史而心德季連以為益州刺史令據遙欣上流季連父思考宋時為益州雖無政績州人猶以義故故喜得之季連存問故老見父時人吏皆泣對之遂寧人龔愜累世有學行辟為府主簿及聞東昏失德稍自驕矜性忌褊遂嚴愎酷狠土人始怨永元元年九月因聲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買以兵襲中

水穰人李託買戰不利退還州郡遂多叛亂明年十月巴西人趙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爲聖主弘乘佛輿以五彩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已玉印當王蜀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謂刑人曰我須臾飛去復曰汝空殺我我三月三日會更出遂斬之梁武帝平建鄴遣左右陳建孫送季連二子及弟通直郎子深喻旨季連受命修還裝武帝以西臺將鄧元起爲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連爲南郡時待之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者嘗爲季連府都錄無賴季連欲殺之逃免至是說元起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及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曰會屬人何須苦惜軍府大懼言於季連季連以爲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益憤懣司馬朱士略說季連求爲巴西郡守三子爲質季連許之旣而召兵算之精甲十萬臨軍歎曰據天嶮之地握此盛兵進可以

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欲以此安婦乎遂矯稱齊宣德皇后令復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略兼召涪令李膺竝不受命天監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見敗季連固守元起圍之城中餓死者相枕又從而相食二年乃肉袒請罪元起遷季連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元起誅李奉伯送季連還都將發人莫之視唯龔愜送焉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中從事檄者將二千人季連旣至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首以至帝前帝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臥龍之臣乎赦爲庶人四年出建陽門爲蜀人藺相如所殺季連在蜀殺其父變名走建鄴至是報焉乃面縛歸罪帝壯而赦之宋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修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真胡婕妤

生文帝王修容生彭城王義康桓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  
人生南郡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王義季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年十二從北  
征及關中平武帝東遷欲留偏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爲雍  
州刺史加都督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修爲長史委以關中任  
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方  
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  
武帝爲之憫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  
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修令修執其子孝孫手  
授帝義真又進都督并東秦二州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戶多  
在關中望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  
意咸共歎息而赫連勃勃寇逼交至沈田子旣殺王鎮惡王修又

殺田子兼裁減義真賜左右物左右怨之因白義真曰鎮惡欲反  
故田子殺之修殺田子豈又欲反也義真使左右劉乞殺修修字  
叔京兆霸城人初南度見桓玄玄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也修旣  
死人情離異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  
諸將競斂財貨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  
之賊追兵果至至青泥大敗義真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  
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刎  
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  
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武帝未得  
義真審問怒甚尅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啟知義真免乃止  
義真尋爲司州刺史加都督以段宏爲義真諮議參軍宏鮮卑人  
爲慕容超尚書左僕射武帝伐廣固歸降義真改揚州刺史鎮石

頭永初元年封廬陵王武帝始踐祚義真色不悅侍讀博士蔡茂之問其故對曰安不忘危何可恃也明年遷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鎮歷陽未之任而武帝崩義真聰敏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延之慧林道人竝周旋異常云得志日以靈道人爲西豫州刺史徐羨之等嫌義真靈運范宴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游耳府前既有國哀義真與靈運延之慧林等坐左右別每舫函道施已船而取其勝者及至等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初少帝之晦嘗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旣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不可使

負荷非才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晦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由是專政義真愈不悅時少帝失德羨之等謀廢義真輕詆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奏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諫徙爲梁州府軍參羨之遣吏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元年八月詔追復先封迎靈樞并孫修華謝妃一時俱還三年正月日詔追崇侍中大將軍王如故贈張約以郡子紹字休胤嗣襲廬陵王紹少寬雅位楊州刺史薨無子文帝第五王鐸子敬先嗣

彭城王義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歷南豫南督文帝卽位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荆

州刺史給班劍三十人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六年  
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徵爲侍中司徒錄尚書事都督南徐  
州刺史二府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旣多疾且每事推謙  
自是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用義康昔  
在豫州湛爲長史旣素情欵至是待遇特隆動皆諮訪故前後在  
藩多善政九年王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義  
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旣專朝權事決自己  
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竝委義  
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權傾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府  
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接引又聰識過人一  
聞必記嘗所覽遇終身不忘稠人廣坐每標題所憶以示聰明人  
物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

皆引入已府自下樂爲竭力不敢欺負文帝有虛勞疾每意有所  
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續者相係義康入侍醫藥盡心術奉湯藥飲  
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寢彌日不解衣內外衆事皆專決施  
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  
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  
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爲作才語見  
向其淺陋如此旣聞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  
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  
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竝劣義康在  
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僕射殷景  
仁爲帝所寵與劉湛素善而意好晚乖湛常欲因宰輔之權傾之  
景仁爲帝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宗也

有俗才用爲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擢爲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竝以傾側自入見帝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湛景仁竝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儀曹索晉咸康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帝疾瘳微聞之而斌等旣爲義康所寵遂結朋黨若已者必構以罪黜每采景仁短長或虛造同異以告湛自是宰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斌爲丹陽尹言其家貧上覺之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上時未有所擬倉卒曰我已用王鴻上以嫌隙旣成將致大禍十

誅斌及大將軍錄事參軍劉敬文并賊曹孔劭

秀中兵邢懷明王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令盛曇泰

徙尚書庫部郎何黯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顏遙之湛弟黃門郎素斌弟給事中温於廣州王履廢於家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義康時入宿留止中書省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義康上表遜位改授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實幽之也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渝侯義宗祕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省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琳公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爲義康所昵劉斌等讒之被斥乃以斌爲諮議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委之司徒主簿謝綜數爲義康所狎以爲記室左右愛念者竝聽隨從至豫章薛州見許資奉優厚朝廷大事皆報示之義康未敗時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野雉江鷗竝入所任齊前龍驤參軍巴東令扶育上表申明義康奏卽收付建康賜死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爲長帝所親敬

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起自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卽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飲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連義康詔特宥大辟并子女竝免爲庶人絕屬籍徙安成郡義康在安成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爲宜也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暉等謀奉戴義康太尉江夏王義恭奏徙義康廣州奏可未行會魏軍至瓜步天下擾動上慮有異志者奉義康爲亂孝武時鎮彭城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竝言宜早爲之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麝持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以候禮葬安成郡子允元凶殺之孝武大明四年義

康女玉秀等乞反葬舊塋詔聽之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疑姿顏端麗武帝特所鍾愛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醖盤義恭求須果食日中無筭得未嘗噉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元嘉六年爲都督荊州刺史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及出藩文帝與書誡之曰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誓所云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園池堂觀計無須改作凡訊獄前一二日可取訊簿密與劉湛輩粗共詳論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刑獄不可壅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

密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聲樂嬉遊不宜令過宜數引見佐史非惟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人不盡何由具知衆事九年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鎮廣陵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爲侍中都督楊南徐兗三州司徒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給班劔二十人置佐領兵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義恭小心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錄奉行文書而已文帝安之年給相府錢二千萬侖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文帝又別給錢年至千萬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文帝欲有事河洛義恭總統郡帥出鎮彭城及魏軍至瓜步義恭與孝武閉城自守初魏軍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誠勸義恭答曰臣雖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魏軍至義恭果欲走賴衆議得停降號驃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歎息又以本官領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移鎮盱眙修館宇擬東城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蠻船上迎之遭太如憂改授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元凶肆逆其日劭急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慮有詐妄致害者召皆有人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劭遣之而後入義恭凡府內兵仗並送還臺進位太保孝武入討劭疑義恭異志使人尚書下省分諸子竝神獸門外侍中下省孝武前鋒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故不得自拔戰敗義恭單馬南奔劭大怒遣始興王獻殺義恭十二子義恭既至勸孝武卽位授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假黃鉞事寧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劔爲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天



子不應加拜從之及立太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及南郡王義  
宣等反又加黃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七百里馬賜義  
恭孝武以義宣亂逆由於是作強盛欲削五侯義恭希旨請省錄尚書  
上從之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九條詔外詳  
議於是有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更加附益凡二十四條大抵  
聽事不得南面坐施帳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公主妃傳令不  
得朱服輿不得重摺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槩毘不得孔  
雀白氅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但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  
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莊面諸妃主不得著緋帶信幡非臺省官  
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長官於其封君罷官官一作則不復追敬不  
稱臣諸鎮常行車前不得過六隊刀不得過銀銅飾諸王女封縣  
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竝不得鹵簿諸王子

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  
輿非輅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  
詔可孝建二年爲揚州刺史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固  
辭殊禮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太元表上之詔付秘閣時  
西陽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  
恭常慮爲孝武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爲亂乃上表稱諸王  
貴重不應居邊有州不須置府其餘制度又多所減省時孝武嚴  
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附會皆有容儀每有祥瑞輒上賦  
頌大明元年有三春茅生石頭西岸又勸封禪上甚悅及孝武崩  
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任城內事無  
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爲總統尚書中  
事委顏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卽位復錄尚書本官如

故尚書令柳元景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準又增義恭班劔爲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恒與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遊欵意好亦多不終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近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遊行或二三百里孝武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孝武自爲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謀欲廢立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腹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以爲鬼目綜明帝定亂令書追崇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劔

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輳車泰始二年又詔陪祭廟庭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封竟陵王都督南兗州刺史遷中書監中軍將軍給鼓吹時竟陵郡蠻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譙王十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初武帝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強遺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爲南徐州刺史而會稽公主每以爲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人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

未易在彼已有次第爲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爲汝耳汝與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方物之義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既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修理白晷美須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媪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司空改侍中二十七年魏軍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魏軍退文帝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遷司徒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元凶弒立以義宣爲中書監太尉領司徒義宣聞之卽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會孝武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爲先鋒孝武卽位以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劔四十人改封南郡王追謚義宣所生爲獻太妃封

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爵於是改授都督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爲宜陽縣王將佐以下竝加賞秩義宣在鎮十年兵強財富旣首創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不同者且不遵承嘗獻孝武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爲亂以成其姦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爲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言而孝武閨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并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

狼狽起兵二月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佐悉稱名遣傳奉表以姦臣交亂圖傾宗社輒徵召甲卒戮此凶醜詔答之太傅江夏王義恭又遣參軍劉謨之尹周之等奉順義宣率衆十萬發自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韶萬餘人北討朱修之秀人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鋒至鵲頭聞徐遺寶敗魯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於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撫軍柳元景據姑熟爲大統偏師鄭琨武念成南浦質徑入梁山

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順流攻玄謨西壘冗從僕又遣將龐法起數千兵趨起戰大敗赴水死略盡義分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義宣時屯西岸延火燒營時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宣相隨者船舸猶有百餘西奔至江夏間巴陵有雷盡左右惟有十許人脚痛道求告至江陵郭外竺超人具羽儀迎之時帶甲尚萬餘人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質乘風射胡子友等戰失利棄壘度就玄謨質南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宣至梁山質上出軍東岸攻玄謨玄謨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質軍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盛烟燭覆江殆盡諸將乘風火之勢縱兵攻之衆一單舸迸走東人士庶竝歸順西人與義女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被抄斷回入逕口步向江陵衆散且不復能行就民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

既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誠使撫慰眾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誤云項羽千敗眾咸掩口而笑魯秀竺超人等猶爲之爪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惛墊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立欲隨秀去乃於內戎服盛糧糗帶背刀攜息情及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地超人送城外更以馬與之超人還守城義宣與秀望諸將送北入魏既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盡唯餘情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廨無牀席地至旦遣黃門報超人超人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大司馬江夏

王義恭諸公王八坐與荊州刺史朱修之書言義宣反道叛恩便宜專行大戮書未達修之已至江陵於獄盡之孝武聽還塋舊墓長子恢年十一拜南譙王世子晉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卿以恢爲侍中領衛尉衛尉之置自恢始也義宣反錄付廷尉自殺恢弟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中寵均皇子十歲封宜陽侯孝武時進爲王義宣反問至愷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衣乘問訊車投臨汝公孟詡詡於妻室內爲地窟藏之事覺并誦誅其餘竝爲修之所殺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迺之累文帝爲荊州武帝使隨往由是特爲文帝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爲都督荊州刺史先是義慶在任遇巴蜀擾亂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畜財節用數年還復充實隊三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

遂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母月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  
季素拙書上聽使人書啟事唯自署名而已嘗大蒐於郢有野老  
帶苦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  
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  
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  
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  
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  
遂爲長夜飲略少醒日文帝詰責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皆  
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徵耽酒成疾旦夕待盡  
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酣縱不改成疾以至於  
終二十一年徵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加都  
督發州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談二  
司空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十二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魏攻邊北州擾動義季慮禍不欲以功  
勤自業無他經略唯飲酒而已文帝又詔責之二十四年薨於彭  
城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禕迎喪追贈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雖係之于歷數至於經啟多難莫不兼藉親  
賢當於餘祇內侮苟桓交逼荆楚之勢同於累卵如使上略未盡  
一筭或遺則得喪之機未可知也烈武王擥羣才揚盛策一舉而  
掃勅寇蓋亦人謀之致乎長沙雖位列台鼎不受根本之寄跡其  
行事有以知武皇之則哲廬陵以帝子之重兼高明之姿爨跡未  
彰禍生忌克痛矣夫天倫猶子分形共氣親愛之道人理斯同富  
貴之情其義則舛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  
宜無放殺之酷觀夫彭城南郡其然乎江夏地居愛子位當上相

大明之世親禮冠朝屈體降身歸于卑下得使兩朝暴主永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水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礫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誠斯為篤矣衡陽晚存酒德何先後之云殊其將存覆車之鑒不然何以致於是也

南史卷十三 列傳第三 終

蘇川忠鳳蘭 氏肅周周甫

南史卷十四

西州中鳳蘭 氏肅周周甫

列傳第四

宋宗室及諸王下

宋文帝諸子

孝武諸子

孝明諸子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元凶劭潘淑妃生文興王濬路淑媛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穆王鑠高修儀生盧陵昭王紹殷修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弘陳修容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和江修容生武昌王渾沈婕妤生明帝楊美人生始安王休仁邢美人生山陽王休祐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顏美人生臨慶沖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夷父

荀美人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紹出繼廬陵孝  
獻王義真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卽位後諒闇中生劭故秘之元嘉  
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人君卽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  
乙踐祚正妃生紂至此又有劭焉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  
無風而墜于劭側上不悅初命之曰劭在文爲召乃後惡焉改乃  
爲力年六歲拜爲皇太子中庶子二率人直永福省爲更築宮制  
度嚴麗年十二出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妃十三加元服  
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鬚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親覽宮  
事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劭拜  
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桂陽侯義融竝從二十七年  
上將北侵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帝主瓜步上登石頭城

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  
關二人但湛等不異耳由是與江徐不平上時務本業使宮內皆  
蠶欲以諷勵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夫爲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  
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道育通靈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  
入道育云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臥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  
遂入巾箱化爲雙珠圓青可愛於是主及劭竝信惑之始與王濬  
素佞事劭竝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舞呪  
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  
師後遂爲巫蠱刻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  
陳天與鸚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與及寧州所獻黃門  
慶國竝與巫蠱事劭以天與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出嫁劭慮  
言語泄與濬謀之嫁與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爲妾不啟上慮事泄



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領隊遣闖人奚承祖讓劭曰汝  
間用隊主副盡是奴邪欲嫁者又嫁何處劭答南第昔屬天興永  
將吏驅使視形容粗健便兼隊副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鵡  
已嫁懷遠矣劭懼書告濬并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定  
濬答書曰啟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計臨賀故不  
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誰可孤保正爾自問  
臨賀與得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興先署佞人府位  
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可急宜撻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  
嚴自躬上啟聞彼人若為不已政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  
劭濬相與書類如此所言皆為名號謂上為彼人或以為其謂太  
尉江夏王義恭為佞人東陽王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即鸚  
鵡姓躬上啟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

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興既而慶國謂往來唯有  
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乃以白上上驚惋即收鸚鵡家得劭濬  
手書皆呪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捕之不  
得上詰責劭濬劭濬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為尼逃匿東宮濬往  
京口又以自隨或出止人張昨家上謂江夏王義恭曰常見典籍  
有此謂之傳空言不意親覩劭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  
多將來遇此不幸耳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坐  
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氏自十一月霖雨連雪陽光  
罕曜時道士范材修練形術是歲自言死期如期而死既殯江夏  
王疑其仙也使開棺視之首如新刎血流於背上聞而惡焉三十  
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上憂有禍發輒加劭兵東宮實甲萬人其  
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

告上云京口人張昨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惆悵惋駭須檢覆廢劭賜濬死初濬母卒命潘淑妃養以爲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妃被寵上以謀告之妃以告之濬濬報劭因有異謀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凌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作上詔云曾秀謀反汝可平明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養士二千餘人皆被甲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及左衛率表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竝入告以大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儀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語門衛云受詔有所收討令後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

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竝無侍衛上以几自鄣起之行弑上五指俱落并殺湛之劭進至合殿中閣文帝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瑕懼不時出及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啟未及答斬之遣人於崇禮閣殺吏部尚書江湛文帝左細仗主下天興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入殺潘淑妃剖其心觀其邪正使者阿旨答曰心邪劭曰邪佞之心故宜邪也又殺文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劭卽僞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乃爲書曰徐湛之弑逆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元凶尅殄可大赦改元爲太初素與道育所定也蕭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侍中王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卽位便改年劭喜而從之初使蕭斌作詔斌以不文乃使王僧綽始文帝未崩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兵其禍不測宜列萬人兵於

太極前殿可以銷災上不從及劭弒逆聞而歎曰幾誤我事乃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對曰得十年退而語人曰十旬耳劭聞而怒毆殺之卽位訖便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殿以蕭斌爲尚書僕射何尚之爲司空大行大斂劭辭疾不敢出先給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遣人謂魯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以侍中王僧達爲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成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政道遣使分行四方分浙江以東五郡爲會州省楊州立司隸校尉以殷沖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保司徒南譙王義宣爲太尉荊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以先豫廢立見誅長沙王瑾弟楷臨川王燁桂陽侯覲新渝侯玠竝以宿恨死禮官希旨謚文帝不敢盡美稱謚曰中宗景

皇帝及聞南譙王義宣隨王誕等起義師悉聚諸王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任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任侍中下省四月立妻殷爲皇后孝武檄至劭自謂素習武事謂朝士曰卿等助我理文書勿厝意戎陣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耳中外戒嚴防孝武世子於侍中省南譙王義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劭使濬與孝武書言上親御六師太保又執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卽道上聖恩每厚法師令在殿內任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孝武世子小名也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說曰凡舉大事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餘累政足堅彼意耳劭乃下書一無所問濬及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以爲宜以近待之遠出則京師空弱東軍乘虛容能爲患不如養銳待期劭善

其議蕭斌厲色曰中郎二十年業不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  
劭不納疑朝廷舊臣不爲之用厚撫王羅漢魯秀悉以兵事委之  
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志羅漢先爲南平王鑠右軍參軍劭以其  
有將用故以心膂委焉或勸劭保石頭城者劭曰昔人所以固石  
頭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日日自出  
行軍慰勞將士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爲皇太子及義軍至新亭劭  
登朱雀門躬自督戰將士懷劭重賞皆爲之力戰將尅而魯秀打  
退鼓軍乃止爲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褚湛之攜二子與檀和之  
同歸順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二十五日江夏王義恭  
單馬南奔劭遣濬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乞恩拜  
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蘇侯爲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爲祝文罪  
狀孝武二十七日臨軒拜子偉之爲皇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袞

衣下書大赦唯孝武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五月三日魯秀等  
攻大航鉤得一船王羅漢昏酣作妓聞官軍已度驚放仗歸降是  
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以露車爲樓城內沸亂將士竝  
踰城出奔劭使詹叔兒燒輦及兌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  
知所爲宣令所統皆使解甲尋戴之幡來降卽於軍門伏誅四日  
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閭闔門外竝走還入殿程天祚與薛安  
都副譚金因而乘之卽得俱入臧質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  
卽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竝號哭俱出劭穿西  
垣入武庫井中副隊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於  
西明門出俱南奔於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  
在義恭曰已君臨萬國又稱字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恨晚  
又曰故當不死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

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自歸命於馬上斬首濬字休明  
將產之夕有鵬鳴於屋上聞者莫不惡之元嘉十三年八歲封始  
興王濬少好文籍資質端妍母潘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潘專  
總內政濬人才既美母又至愛文帝甚所留心與建平王宏侍中  
王僧綽中書郎蔡興宗等竝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  
見幸恚恨致崩故劭深病潘氏及濬濬慮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劭  
劭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爲上所讓憂懼乃與劭共爲巫蠱後出  
鎮京口乃因員外散騎侍郎徐爰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尚書僕射  
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等咸謂濬太子次第不應遠出上以上  
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濬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  
都督領護南蠻校尉濬入朝遣還京口爲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  
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年七月也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

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 亦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  
無我邪明年荊州事方行二月濬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  
嚴道育事發明旦濬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卽加詰問濬唯謝罪  
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始呪詛事發猶與刻已思愆何意忽藏嚴道  
育今日用活何爲可送藥來吾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濬奮  
衣去曰天下事尋自判必不上累劭入弒之旦濬在西州府舍人  
朱法瑜曰臺內叫喚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  
陽驚曰今當奈何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爲將  
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濬  
不聽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問狀訖卽戎服乘馬而去朱  
法瑜固止濬濬不從至中門王慶又諫不宜從逆濬曰皇太子令  
敢有復言者斬及入見劭勸殺荀赤松等劭謂濬曰潘淑妃遂爲

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如此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及劭入井高禽於井出之劭問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因辨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爲乞遠徙不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馬上防送軍門及至牙下據鞏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共臨視之義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十二兒劭曰殺諸弟此一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語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於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宋室一至於此劭濬及其子竝梟首大航恭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刑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口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格曰

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也濬妻褚氏丹陽尹湛之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卽見離絕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竝於獄賜死投劭濬尸首於江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遂至合殿故基止於御牀之所爲亂兵所殺剖腹剝心臠割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竝都街鞭殺於石頭同望山焚其尸揚灰於江毀劭東宮所住齋汗瀦其處封高禽新陽縣男追贈潘淑妃爲長寧國夫人置守冢僞司隸校尉殷沖丹陽尹尹弘竝賜死沖爲劭草立符文又妃叔父弘爲劭簡配兵士盡其心力故也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六年年九歲封南平王少好學有文才未弱寇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爲亞迹陸機二

十二年爲南豫州刺史加都督時文帝方事外略罷南豫州併壽陽以鑠爲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二十六年魏太武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魏作高樓施弩射城內城內負戶以汲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爲大鈎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魏人以蝦蟆車填堙內薄攻城死者與城等遂登尸以陵城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爲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魏人燒攻具而退元凶弒立以鑠爲侍中錄尚書事劬迎蔣侯神於宮內疏孝武年諱厭呪祈請假授位號使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濟俱歸孝武濟卽伏法上迎鑠入宮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闕讓侍中鑠旣歸義最晚常憂懼每於眠中蹶起坐與人語亦

多謬僻語家人云我自覺無復魂守鑠爲人負才狡競每與兄弟計度藝能與帝又不能和食中遇毒尋薨贈司徒加以楚穆之謚三子敬猷敬深敬先敬深封南安縣侯敬先繼廬陵王紹前廢帝景和末召鑠妃江氏入宮命左右於前逼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從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深敬先等鞭江氏二百其夕廢帝亦殞明帝卽位追贈敬猷侍中謚曰懷改封孝武帝弟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孝仁爲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爲南平王繼鑠休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疑第二子伯玉爲南平王繼鑠後昇明三年被誅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廣陵王二十六年爲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廣陵凋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大

舉侵魏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  
雍州湘州入臺租稅雜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侵命諸藩並出師  
皆奔敗唯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尅弘農關陝元凶立以楊州浙  
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爲刺史孝武入討遣  
寧朔將軍顧彬之受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舉兵與彬之并遇  
劭將華欽庾遵於曲阿之奔牛塘大敗之事平以誕爲荊州刺史  
加都督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誕以位號正與濟同惡之請求回  
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劔二十人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  
爲侍中驃騎大將軍楊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誕性恭和  
得士庶之心頗有勇略明年義宣反有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  
天下上卽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  
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帝加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

平定誕之力也誕初討元凶豫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  
勲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  
一時多聚才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  
孝建二年以司空太子太傳出爲都督南徐州刺史上以京口去  
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誕知見  
猜亦潛爲之備至廣陵因魏侵邊修城隍聚糧練甲嫌隙旣著道  
路常云誕反三年建康人陳文詔訴父饒爲誕府史恒使入山圖  
畫道路不聽婦家誕大怒使人殺饒吳郡人劉成又訴稱息道就  
伏事誕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向伴侶言之誕  
知密捕殺道就豫章人陳談之又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  
與左右莊慶傳元禮等潛圖姦逆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  
憐家呪詛詠之與建康右尉黃達往來誕疑其宣漏誣以罪被殺



其年四月上使有司奏誕罪惡宜絕屬籍削爵土收付法獄上不許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爲侯遣令之國上將謀誕以義興太守桓闓爲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闓襲誕使闓以之鎮爲名聞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告誕誕驚起召錄事參軍王與之曰我何罪於天以至此斬蔣成勒兵自衛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闓卽遇害明寶逃自海陵界還上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誕誕奉表投之城外自申於國無負并言帝宮闈之醜孝武忿誕深切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暮親竝誅之死者千數車駕出頓宣武堂內外纂嚴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行十餘里衆竝不欲去請誕乃還城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下有伏尸流血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

開南門者其王誕乃開焉彭城邵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爲間構見許領宗旣出致誠畢復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伏遂支解之上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募賞先登若尅外城舉一烽尅內城舉二烽禽誕舉三烽七月二日慶之進軍尅其外城乘勝又尅小城誕聞軍入走趣後園墜水引出殺之傳首建鄴因葬廣陵貶姓留氏帝命城中無大小悉斬慶之執諫自五尺以下全之於是同黨悉伏誅城內女口爲軍賞男丁殺爲京觀死者尚數千人每風晨雨夜有號哭之聲誕母殷妻徐竝自殺追贈殷長寧國淑妃初誕爲南徐州刺史在京口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慎廣陵將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嘗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

不駭愕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耗既覺已失  
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人築廣陵城誕循行  
有人於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使執之問本  
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道佛先議欲燒除此間人道  
佛苦諫強得至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  
曰古有言禍不過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  
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  
殺城陷之日雲霧晦冥白虹臨北門亘入城內八年前廢帝即位  
義陽王昶為徐州刺史道經廣陵至墓盡哀表請改葬誕詔葬誕  
及妻子竝以庶人禮明帝泰始四年又改葬祭以少牢王璵之琅  
邪人有才學其五子悉在建鄴璵之嘗乘城慶之縛其五子示而  
招之許以富貴璵之曰吾受主王厚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  
悉撲殺之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十一年年  
十一封建平王宏少而閑素篤好文籍文帝寵愛殊常為立第於  
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歷位中護軍中書令  
元凶弒立孝武入討劭錄宏殿內自拔一作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  
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齋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為尚書左僕  
射使迎太后還加中軍將軍中書監為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  
達政事上甚信仗之轉尚書令宏少多病求解尚書令本號開府  
儀同三司未拜薨追贈司徒上痛悼甚至每朔望出臨靈自為墓  
誌銘并誄五年益諸弟國各千戶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益子景  
素嗣景素少有父風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桂陽王休範為逆景

素雖纂集兵衆以赴朝廷爲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軍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以收名譽由是朝野屬意而後廢帝狂凶失道內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竝明帝舊隸貪幼王以久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於長王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閣將軍王季符恨景素因奔告之運長等便欲遣軍討之齊高帝及衛將軍袁粲以下竝保持之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竝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爲自防之計多以金帛結材力之士時大臣誅夷孝武諸子孫或殺或廢無復在朝者且景素在蕃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璉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追景素泣

然曰若斯鳥者游則參于風烟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饑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時廢帝單馬獨出游走郊野輔國將軍曹欣之等謀候廢帝出行因聚衆作難事尅奉景素景素每禁之未欲怒怒舉動運長密遣僮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爲異計景素知卽斬之送首還臺四年七月羽林監桓祗祖奔景素言臺城已潰景素信之卽舉兵運長等常疑景素有異志卽纂巖景素本乏威略不知所爲竟爲臺軍破斬之卽葬京口景素性甚仁孝事獻太妃朝夕不違侍養太妃有不安景素傍行蓬髮與人言响响常恐傷其情又甚儉素爲荊州時州有高齋刻楹栢構景素竟不處朝廷欲賜以甲第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食常不過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景素顧主簿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及敗後昌寓與故記

室王摛等上書訟其寃齊受禪景素故秀才劉璉又上書述其德  
美陳寃竝不見省至齊武帝卽位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名父  
之子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可聽以禮葬舊塋

廬陵王禧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一封東海  
王大明七年進位司空明帝踐祚進太尉封廬陵王初廢帝目禧  
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故改封焉文帝諸子禧尤凡劣諸兄弟竝  
出鄙之南平王鑠薨子敬深婚禧視之白孝武借伎孝武答曰婚  
禮旣不舉樂且敬深孤苦伎非宜也至是明帝與建安王休仁詔  
曰人旣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爲諸王之長時禧任西故謂之西方  
公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禧禧與相酬和欣慰結征北  
諮議參軍杜幼文幼文具奏其事上暴其罪惡黜爲南豫州刺史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上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明年又令

有司奏禧怨慰逼令自殺葬宣城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義陽  
王大明中位中書令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卽位爲徐州  
刺史加都督昶輕詆褊急不能事孝武大明中常被嫌責人間常  
言昶當有異志廢帝旣誅群公彌縱狂惑常語左右曰我卽大位  
來遂未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後昶表求入朝遣典籤遽  
法生銜使帝謂法生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政欲討之今知來還甚  
善又問法生義陽謀反何不啟法生懼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法  
生至昶卽起兵統內諸郡竝不受命昶知事不捷乃夜開門奔魏  
棄母妻唯攜妾一人作丈夫服騎馬自隨在道慷慨爲斷句曰白  
雲滿鄣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因把姬手南望  
慟哭左右莫不哀哽每節悲慟遙拜其母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

子明帝卽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尋竝卒帝以金千兩贖昶于魏不獲乃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綏繼昶封爲晉熙王明帝旣以燮繼昶乃詔曰晉熙國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骨肉至親尚相棄蔑況以義合免苦爲難可還其本家削絕蕃祿先是改射氏爲謝氏元徽元年燮年四歲以爲郢州刺史明年復昶所生射氏爲晉熙國太妃齊受禪燮降封安陰縣公謀反賜死

武昌王渾字休深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汝陰王後徙武昌渾少而凶戾嘗忿左右拔防身刀斫之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徃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爲笑樂孝建元年爲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郤諸軍事寧蠻校尉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稱楚王號年爲元光備置百官以爲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

孝武上使有司奏免爲庶人下太常絕屬籍使付始安郡逼令自殺卽葬襄陽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太妃墓次明帝卽位追封武昌縣侯

建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年十歲立爲建安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累遷護軍將軍時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竝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竝肥壯帝乃以籠盛稱之以明帝尤肥號爲豬王號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緯凡劣號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竝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爲阬穿實之以泥水裸明帝內阬中以槽食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爲歡笑欲害明帝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

諛訕悅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驪狀時廷尉劉蒙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與其生男欲立爲太子明帝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擔付太官卽日屠豬休仁笑謂帝曰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游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被弑於華林園休仁卽日便執臣禮於明帝時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兄弟被害猶未殯斂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鼓吹徃反時人咸非焉明帝以休仁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給三望車時劉道隆爲護軍休仁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劔爲三十人出據獸檻進赭圻尋領太子太傅總統

諸軍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明帝初與蘇侯神結爲兄弟以祈福助及事平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兄神力休仁年與明帝相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及廢帝世同經艱危明帝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始初四方逆命休仁親當矢石大勲克建任總百揆親寄甚隆四方輻湊上甚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揚州見許進位大尉領司徒固讓又加漆輪車劔履升殿受漆輪固辭劔履明帝末年多忌休仁轉不自安及殺晉平王休祐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爲身後計運長等又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執權彌贊成上使害諸王及上疾暴甚內外皆屬意休仁主書以下皆徃東府詣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懼上與運長等定謀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其夜遣人齋藥賜休仁死休仁對使者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功也孝武以誅子孫而至于滅今復遵

覆車枉殺兄弟奈何忠臣抱此冤濫我大宋之業其能久乎上疾  
久慮人情同異自力乘輿出端門休仁死後乃入詔稱其自殺者  
其二子并全封爵有司奏請降休仁爲庶人絕屬藉兒息悉徙遠  
郡詔休仁特降爲始安縣王并停子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及帝  
疾甚見休仁爲祟叫曰司徒小寬我尋崩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  
吳興太守冲女也范陽祖翻有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  
脉悅之遂與姦事泄遣還家賜死

晉平刺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山陽王明  
帝卽位以山陽荒弊改封晉平王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荊州刺史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之世不得自專至是貪  
淫好財色在荊州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人田登就求白米一  
斛米粒皆令徹白若碎折者悉不受人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

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徵爲  
南徐州刺史加都督上以休祐貪虐不可蒞人留之都下遣上佐  
行府州事休祐狼戾前後忤上非一在荊州時左右范景達善彈  
碁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且慮休祐將來難制方便除  
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留休  
祐射之令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黃麾內左右從者竝在部伍  
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人隨之上旣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  
悉散不復相得上遣壽寂之等諸壯士追之日已欲闔與休祐相  
及蹴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  
自後引陰因頓地卽共拉殺之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聞  
驚曰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卽遣御醫上藥相係至頃之休祐左  
右人至久已絕矣輿以還第贈司空時巴陵王休若在江陵其日

曰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驚與直閣夏文秀馬相踢文秀墮地驃騎失控馬重驚觸松樹墜地落矟中時頗悶故馳報弟其年五月追免休祐為庶人十三子竝徙晉平明帝尋病見休祐為崇使使至晉平撫其諸子帝尋崩廢帝元徽元年聽諸子還都順帝昇明三年稱謀反竝賜死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大明年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時司馬庾深之行府州事休茂性急欲自尊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常懷忿因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常加訶責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欲以啟聞休茂曰今為何計伯超曰唯殺行事及王帥舉兵自衛縱不成不失入虜中為王休茂從之夜使伯超等殺司馬庾深之集兵建牙馳檄休茂出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閉

門拒之城陷斬暢之其日參軍尹玄度起兵攻休茂禽之斬首母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有司奏絕休茂屬藉貶姓為留不許卽葬襄陽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陽王三年薨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被廢國除

臨慶沖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封東平王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為東平王紹休倩泰始三年還本遂絕六年以第五皇子智并為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為臨慶王休倩為文帝以愛故前後屢加紹嗣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明帝泰始五年追加封謚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二年年九歲封順陽王大明年



元年改封桂陽泰始六年累遷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遺  
詔進位司空侍中加班劔三十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  
齒遇明帝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故生  
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明帝晚年晉平王休祐以狼  
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以此見  
害唯休範謹澀無才不爲物情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憂懼及明帝  
晏駕王幼時艱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  
結招引勇士繕修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於是至  
者如婦朝廷知之密相防禦母荀太妃薨卽葬廬山以示不還之  
志時夏口闕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  
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  
配以實力出鎮夏口慮爲休範所撥留自太子湊去不過尋陽休

範怒欲舉兵乃上表修城堞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反發自  
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至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  
至新林朝廷震動齊高帝出次新亭壘時事起倉卒朝廷兵力甚  
弱及開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步上攻新亭壘屯騎校尉  
黃回乃僞往降并宣齊高帝意休範大悅置之左右休範壯士李  
恒鍾爽進諫不宜親之休範曰不欺人以信時休範日飲醇酒以  
二子德宣德嗣付與齊高帝爲質至卽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苟  
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左右竝散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  
蚤丁文豪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蚤等不知王道隆率羽林  
兵在朱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劬劬自石頭來赴戰死之墨蚤等  
乘勝直入朱雀門道隆爲亂兵所殺墨蚤等唱云太尉至休範之  
死也齊高帝遣隊至陳靈寶齋首還臺遇賊埋首道側挺身得達

雖唱云已平而無以爲據衆愈疑惑墨蠡徑至杜母宅宮省恇擾無復固志撫軍長史褚澄以東府納賊賊擁安成王據東府稱休範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賊勢方逼衆莫能振尋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勇氣殊壯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休範首至又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母宅破墨蠡等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文豪等晉熙王燮自夏口遣軍平尋陽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巴陵王明帝卽位出爲會稽太守加都督二年遷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諂側事休若多受財賂時內外戒嚴竝袴褶沈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旣無殊異竝不知沈居喪沈嘗自稱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褻黷降號鎮西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無禮啟明帝殺之慮不許啟未報

於獄行刑信反令鎖送而寶期已死上怒敕之曰孝建之世汝何敢爾使其母羅加杖三百四年改行湘州刺史六年爲荊州刺史加都督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都下訛言休若有至貴之表明帝以此言報之休若甚憂嘗衆賓滿坐有一異鳥集席隅哀鳴墜地死又聽事上有二大白蛇長丈餘哈哈有聲休若甚惡之會被徵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征北大將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勸割據荆楚休若執錄馳使白明帝敬先坐誅休若至京口上以休若善能詣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僞授爲江州刺史至卽於第賜死贈侍中司空子冲始襲封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陳淑媛生

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生皇子子深何淑儀  
生松滋侯子房史昭容生臨海王子可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  
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  
生始安王子真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  
敬王子羽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楊婕妤  
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泥與皇子子玄同生次南平王子產與  
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次皇子子文竝與始平孝敬  
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輿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  
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玄同生  
次皇子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同生  
次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真同  
生張容華生皇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竝

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子沉子文子雍未封早夭子趨子  
期子悅未封為明帝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第二子也孝建三年年六歲封西陽王  
大明三年分浙江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為揚州以子尚為刺史加  
都督六年改封豫章王領會稽太守七年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鄞縣多饑田孝武使子尚表至鄞縣勸農  
又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比州中從事文  
學祭酒一人比州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即位  
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書令初孝建  
中孝武以子尚太子母弟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  
尚寵衰及長凶慝有廢帝之風明帝既殞廢帝乃稱太皇太后令  
曰子尚頑凶楚玉淫亂竝於第賜盡楚玉廢帝姊山陰公主也廢

帝改封會稽郡長公主給鼓吹一部加班劔二十人未拜受而廢  
敗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第三子也眼患風不爲孝武所愛大明  
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七年爲江州刺史加都督八年改授雍州  
未拜而孝武崩還爲江州時廢帝狂凶多所誅害前無軍諮議參  
軍何邁謀因帝出爲變迎立子勛事泄帝誅邁使八坐奏子勛與  
邁通謀遣左右朱景送藥賜子勛死景至盆口遣報長史鄧琬琬  
等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爲名明帝定亂進子勛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琬等不受命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爲帝卽僞位於  
尋陽年號義嘉備置百官四方響應是歲四方貢計竝詣尋陽及  
軍敗子勛見殺時年十一卽葬尋陽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尋陽王

前廢帝景和元年爲會稽太守加都督明帝卽位徵爲撫軍領太  
常長史孔覲不受命舉兵應晉安王子勛上虞令王晏殺覲送子  
房還建鄴上宥之貶爲松滋縣侯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  
終爲禍難勸上除之廢徙遠郡見殺年十一

臨海王子頊字孝烈孝武第七子也初封歷陽王後改封臨海位  
荆州刺史明帝卽位進督雍州長史孔道存不受命應晉安王子  
勛事敗賜死年十一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第八子也大明四年封襄陽王尋  
改封新安五年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琅邪太守母殷淑  
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眇遇者莫不入子鸞府國爲  
南徐州又割吳郡屬之六年丁母憂前廢帝素疾子鸞有寵及卽  
位旣誅羣臣乃遣使賜子鸞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

後才不復生王家同生弟妹竝死明帝卽位改封始平王以建平  
王景素子延年嗣

永嘉王子仁字孝飭孝武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封永嘉王明帝卽  
位以爲湘州刺史帝尋從司徒建安王休仁計未拜賜死時年十  
歲

始安王子真字孝真孝武帝第十一子也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武帝第十三子也竝被明帝賜死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第十四子也生二歲而薨追加封謚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第十六子也初封淮南王明帝改封安  
成王未拜賜死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封未拜而亡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年封未拜爲

廢帝所害明帝卽位追謚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第二十三子也早薨追加封謚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第二十七子也明帝賜死

武陵王贊字仲敷小字智隨明帝第九子也明帝旣誅孝武諸子  
詔以智隨奉孝武爲子封武陵郡王順帝昇明二年薨國除

明帝十二男陳貴妃生後廢帝謝修儀王皇子法良陳昭華生順

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修容生皇子晉井次晉熙王燮與皇子

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

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修華生隨陽王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

贊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井燮躋贊竝出繼法良未封第

四皇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爲南中郎將江州

刺史封邵陵王後廢帝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誅後王室微弱  
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君之心順帝昇明二年徙南豫州東  
史薨無子國除

隨陽王翽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初封南陽王昇明二年改封隨  
陽齊受禪封舞陰縣公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也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齊受禪降封荔浦縣公尋竝  
云謀反賜死

論曰甚矣哉元嘉之遇禍也殺逆之釁事起肌膚因心之童遂亡  
天性雖鳴鏑之酷未極於斯其不至覆亡亦為幸也明皇統運疑  
隙內構尋斧所加先自王戚晉刺以猶暴摧軀悲哀由和良醜體  
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為善詳求其旨將遠有以乎

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蓋古人之畏亂也孝武諸子提挈以成  
豐亂遂至宇內沸騰王室如燬而帝之亂亂莫不殲焉強不如弱  
義在於此明帝負螟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乎

南史卷十四 列傳第四終

魏州刺史

南史卷十五

魏州刺史

列傳第五

劉彬之

曾孫祚 從子秀之

徐茨之

從孫湛之 湛之孫孝嗣 孝嗣孫君禕

傅亮

族兄隆

檀道濟

兄韶 韶孫圭 韶弟祗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世居京口初為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一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尅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

文行身 毛氏

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  
立定竝穆之所建遂動見諮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  
網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  
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  
尚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  
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  
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內事  
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  
僞如廁卽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旣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  
問焉穆之曰公今日何得居謙遂爲守蕃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  
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  
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他授便

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公功高勳重不可直置疑畏便  
可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  
由是入輔從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  
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皆  
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又愛賓游  
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  
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  
所以告關羽欲叛也帝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  
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旣不能留意又稟分  
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旣足有所包  
其勢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  
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竝



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竝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太尉司馬加丹陽尹帝西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人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以老母弱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厚爲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人伏誅進前將軍帝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左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二府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

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日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竝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又言談賞笑彌日且時未嘗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此外無一豪負公義熙十三年卒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以根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臺而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竝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天子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執策在勤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

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  
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項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  
勲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忠績  
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旣備寵靈已泰臣伏思  
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旣殷內難亦薦時屯世故靡有寧  
歲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讜言嘉謀溢於  
人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  
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  
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  
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  
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  
賚所及永旌於善人臣契濶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

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帝  
受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  
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  
未容便關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騏驎乎貴曰致十里耳帝後復曰  
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勲追封南康郡公謚曰  
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  
見辱不以爲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  
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  
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爲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  
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爲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  
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柈貯檳  
榔一斛以進之元嘉二十五年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

所長子慮之嗣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竝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竝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歆之因數孫皓歌答曰昔爲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旣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鰓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炙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休之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館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刀斫妻奪爵以弟彪紹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坐廟墓不修削爵爲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以泥洹輿送葬爲有司奏事寢不出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爲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貨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邪從事還白弘由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卒謚曰恭子瑀字茂琳始興王濬爲南徐州以瑀爲別駕瑀性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以瑀與之欸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卿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不啟白之濬大怒啟文帝徙邁廣州瑀性使氣尚人後爲御史中丞甚得志彈簫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陰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爲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

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  
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  
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  
不得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  
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  
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目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  
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後爲吳興太  
守侍中何偃當案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  
有遂與偃絕族叔秀之爲丹陽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  
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  
已篤聞偃亡歡躍叫呼於是亦卒謚曰剛

祥字顯徵式之孫也父敬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

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爲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  
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彥回曰寒  
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  
尚書令王儉密以啟聞上銜而不問爲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  
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多所貶  
忽王奐爲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  
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  
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  
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啟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  
其過惡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  
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  
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

少孤貧十歲時與諸兒戲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竝異之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感不歡宴者十年宋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元嘉中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孝武遣秀之修復雍部由是大豐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沂隴元凶弒逆秀之卽日起兵求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益州刺史折留奉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僚竝都下貧

子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政整肅遠近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遣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徙丹揚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揚與子弟聽事上宴聽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栗遙擲柱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獨入焉其言遂驗時賒買百姓物不還錢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用遷尚書右僕射時定制令隸人殺長吏科議者謂會赦宜以徙論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人殺官長之旨若遇赦但止徙論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寤其天命家口補兵從之後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爲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謚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傳封至孫齊受禪國除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羨之爲桓循一作修撫軍中兵參軍與宋武帝同府深相親結武帝北伐稍遷太尉左司馬掌留任副貳劉穆之帝議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公寢食不安何可輕豫其議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徐羨之乃以羨之爲丹陽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加尚書僕射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癩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理之爲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卽刑由于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及武帝卽位封南昌縣公位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

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嘗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辨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學問爲長武帝不豫加班劔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羨之亮率衆宮內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修理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檀道濟以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入朝告之謀旣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皇子義恭羨之不許及文帝卽位改封南平郡公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如先二公權訊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歸政三奏乃見許羨之仍遜位退還

私第兄子佩之及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之等竝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帝以羨之亮晦旬月間再肆醜毒下詔暴其罪誅之爾日詔召羨之至西門外時謝晦弟瞻爲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中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年六十三羨之初不應召上遣領軍到彥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及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又隨從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辰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

殿東鳴尾鳴喚竟以凶終羨之兄欽之位祕書監欽之子佩之輕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爲丹陽尹景平初以羨之知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黨時謝晦久病連災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令作詔誅之亮曰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殘戮佩之等乃止羨之旣誅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冬佩之謀反事發被誅佩之弟達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爲彭城沛二郡太守武帝諸子竝幼以達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爲前鋒待尅當卽授荊州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

湛之字孝源幼孤爲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且湛之致節之胤封枝江縣侯數

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  
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以孝  
聞元嘉中以為黃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祕書監  
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為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  
晦使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每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  
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  
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  
此衣示之湛之為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之等頗相附  
及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  
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  
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  
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

全再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產  
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  
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人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  
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  
孟靈休昶之子也竝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  
為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  
靈休善彈碁官至祕書監湛之後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以公主  
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二十二年范曄等謀反湛之始與之同後  
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為曄等款辭所連有司以湛之關豫逆黨事  
起積歲末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官削爵付廷尉上不許湛之詣  
闕上疏請罪以為初通其謀為誘引之辭曄等竝見怨咎規相禍  
陷又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殷勤異意頗形言旨遺臣



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拒塞以爲怨憤所至不足爲虞  
便以關啟懼成虛妄非爲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曄釋中間  
之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倖亦不宜達陛下敦惜天  
倫彰於四海蕃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  
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願惟  
心無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悽悽丹實具如此啟臣雖驚下情匪亦  
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劔爲易而覲然視息恐此餘生實非苟吝  
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恥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所乞  
蒙隨放伏待鈇鑕上優詔不許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太子詹  
事出爲南兗州刺史善政俱肅威惠竝行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  
修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  
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時有沙門釋

惠休善屬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  
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入爲丹陽尹領太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太武  
帝至瓜步湛之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部曲  
來奔爽等執子也湛之以爲廟算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  
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  
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無不總又以事歸尚之  
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竝免官詔乃使湛之與尚之竝受辭  
訴尚之雖爲令而以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文帝  
任沈演之庾仲文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瑀之自曄誅仲文免演之  
瑀之竝卒至是江湛爲吏部尚書與湛之竝居權要世謂之江徐  
上每疾湛之輒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劾賜瘞死而孝武  
無寵故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竝被愛而鑠

妃卽湛之妹湛之勸上立之徵鑠自壽陽入朝至又失旨欲立宏  
嫌其非次議又不決與湛之議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自執燭  
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劾入殺之且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  
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孝武卽位  
追贈司空謚曰忠烈公子聿之爲元凶所殺聿之子孝嗣

孝嗣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  
地者無算又以搗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  
遺奴幼而挺立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  
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泰始中以登殿不著鞮爲  
書侍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尚  
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謂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汝  
宜善自結昇明中爲齊高帝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轉太

尉諮議參軍齊建元初累遷長史兼侍中善趣步閑容止與太宰  
褚彥回相埒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爲宰相轉御史  
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  
爲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  
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王儉亡上徵  
孝嗣爲五兵尚書其年敕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  
太子詹事從武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宮應有  
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黃山欵牛首乃盛漢之  
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甚善之歷  
吏部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武帝崩遺  
詔以爲尚書右僕射隆昌元年爲丹陽尹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  
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替卽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

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出而奏之  
帝大悅時議悉誅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恙以廢立功  
封枝江縣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明帝卽位進爵爲公給  
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  
王晏竝臨軒拜授時王晏爲令人情物望不及孝嗣晏誅轉尚書  
令孝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明帝之世初  
在率府晝臥齋北壁下夢見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  
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建武四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讓不  
受時連年魏軍動國用虛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寢疾兵事未已  
竟不行及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  
書下省出任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孝嗣不敢諫及江柘誅  
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衆懷惶惑見孝嗣入宮乃

安然羣小用事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帝終亂天常與沈文季俱在  
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爲應四五日之文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  
止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  
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  
嗣遲疑謂必無用干戈理須少主出游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  
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孝嗣入華  
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略曰始安事吾欲以  
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至斗餘方卒乃下  
詔言誅之于時凡被殺者皆取其蠟燭剝其衣服衆情素敬孝嗣  
得無所侵長子演尚齊武帝女武康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  
況尚明帝女山陰公主竝拜駙馬都尉俱見殺孝嗣之誅衆人懼  
無敢至者唯會稽魏溫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

復故封使故吏吳興丘叡筮之當傳幾世叡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令卿決之中興元年和帝贈孝嗣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增班劔四十人加羽葆鼓吹謚曰文忠改封餘干縣公子緄仕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將軍謚項子緄子君蒨字懷簡幼聰朗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善弦歌爲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物玩次於弘也君蒨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便欲驅戰婦人君蒨應聲曰頃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蒨文冠

一府特有輕艷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玄孫也父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常造瑗見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衣使持去初無愀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終在大者迪字長猷宋初終五兵尚書贈太常傅亮涉經史尤善文辭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宋武帝以其久直之勤勞欲以爲東陽郡先以語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卽馳見武帝陳不樂出帝笑曰謂卿須祿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以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宋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

閉叩扉請見曰臣誓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  
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  
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即徵帝入輔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封建  
城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獸  
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征  
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  
字彥將南陽西鄂人位至祕書監二年加亮尚書僕射及帝不豫  
與徐羨之謝晦竝受顧命給班劔二十人少帝即位進中書監尚  
書令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奉迎文帝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  
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哭  
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  
能仰視亮流汗濡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及至

都徐羨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  
心亮曰不然及文帝即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  
文武即爲左光祿府進爵始興郡公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帝將誅  
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徐羨之  
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廸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初至廣莫門  
上亦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  
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  
辭乎於是伏誅妻子流建安亮之方貴兄廸每深誠焉而不能從  
及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  
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  
有悔懼之辭目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  
見微之美云

隆字伯祚亮族兄也曾祖晞司徒屬父祖竝早卒隆少孤貧有學  
行義熙初年四十爲孟昶建威參軍累遷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爲  
僕射總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元嘉初爲御史中丞甚得司  
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會稽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殺息載妻王遇  
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興  
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  
之於載卽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爲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讎  
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曰禪之孫祗鋒挺鏑不與二祖同戴天日  
則石碣柁侯何得流名百代舊令言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  
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墓功千里外耳今亦云凡流徙者同  
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之體因親以教愛也趙旣流  
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以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

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沈痛以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絕事  
理然也從之出爲義興太守有能名拜左戶尚書坐正直受節假  
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文帝以新撰禮論付隆使更  
下意隆表上五十二事後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於家手不釋卷  
博學多通特精三禮年八十三卒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事兄姊以和謹  
稱宋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祗等從平京城俱參武帝建武將軍  
事累遷太尉參軍封作唐縣男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濟爲前  
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爲京觀  
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  
衆長安平以爲琅邪內史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封永修縣公位  
丹陽尹護軍將軍武帝不豫給班劔二十人出爲鎮北將軍南兗

南史十五  
州刺史徐羨之等謀廢立諷道濟入朝告以將廢廬陵王義真道濟屢陳不可竟不納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恠息不得眠道濟寢便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卽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固辭進封道濟素與王弘善時被遇方深道濟彌相結附每構羨之等弘亦雅仗之上將誅徐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羨之亮旣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始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

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陽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尅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之以禳鬼還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竝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爲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勲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巳間十三年

春將遣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鷓鴣集船悲鳴會上疾動義康矯詔  
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  
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中尊等八人竝誅時人歌曰  
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  
參軍薛彤高進之竝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  
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  
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  
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  
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首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  
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  
道濟在豈至此

詔字令孫以桓玄功封邑丘縣侯從征廣固率所領先登位琅邪

內史從討盧循以功更封宜陽縣後拜江州刺史以罪免詔嗜酒  
貪橫所莅無政績上嘉其合門從義道濟又有大功故特見寵授  
卒子臻字係宗位員外郎臻子珪

珪字伯玉位沅南令元徽中王僧虔爲吏部尚書以珪爲征北板  
行參軍珪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  
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姪餓死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爲  
日已久饑彪能嚇人遽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雖復孤微百世  
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  
爲南譙王妃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僕於尚書人地本  
懸至於婚宦皆不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爲爾兄  
苦僧虔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右耳  
乃爲安成郡丞



南史十一  
祇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舉封西昌縣侯歷位廣陵相義  
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闇夜  
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聽事祇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  
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  
為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宋國初建為領軍祇性矜豪樂在外放  
恣不願內職不得志發疾不自療其年卒於廣陵謚曰威侯傳嗣  
至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晉網不綱主威莫樹亂基王室毒被江左宋武一朝創業  
事屬橫流改易紊章歸于平道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  
俗此蓋宣公之為乎其配饗清廟豈徒然也若夫怙才驕物公且  
其猶病諸而以劉祥居之斯亡亦為幸焉秀之行已有道可謂位  
無虛授當徐傅二公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為期及

至處權定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桐宮有卒  
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為存亡則義異於此湛之孝  
嗣臨機不決既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其亂斯其效也道濟始因  
錄用故得忘瑕晚困大名以至顛覆韶祇克傳胤嗣其木雁之間  
乎

王鍾惠北海人也祖猛仕符堅任兼將相父休為河東太守鎮

慈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

君思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為鍾慈年十三而符

氏敗鍾食鍾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遇英雄主要取萬

南史卷十六

列傳第六

王鎮惡

朱齡石

弟超石

毛修之

孫惠素

傅弘之

朱修之

王玄謨

子瞻 從弟玄象 玄載 玄邁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符堅任兼將相父休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為鎮惡年十三而符氏敗寓食黽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遇英雄主要取萬

蘇州七鳳閣  
氏書印

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荊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常而從橫善果斷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爲天門郡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卽以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揚聲劉兗州上毅謂爲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棋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曰

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弟中表親親且鬪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懈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稍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及武帝北伐爲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竝蒙抽擢今咸陽不尅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

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接破虎牢及栢谷塢進次黽池造故人李  
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卽授方黽池令方軌徑據潼關將士乏  
食乃親到弘農督人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武帝與鎮惡  
等期若尅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旣而鎮惡等至潼關爲僞大  
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武帝求糧援時帝軍入河魏軍屯河  
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  
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旣得義租紹又病死僞撫  
軍將軍姚讚代紹守嶮衆力猶盛武帝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  
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  
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  
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惡旣至今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  
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

里而舫乘衣糧竝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卽陷  
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灊上奉迎武  
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  
曰卿欲學馮異邪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  
計帝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帝言鎮惡藏姚泓僞輦有異志帝使  
覘之知鎮惡別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帝乃安帝留第二子桂  
陽公義真爲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征虜將軍  
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及大軍東還赫連勃勃逼  
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退屯劉因堡遣  
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  
吾等當共思竭力今擁兵不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  
王猛之相符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爲首時論

者深憚之田子曉柳之捷威震三輔而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爲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於涇上與田子俱會傅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下并兄基弟鴻遵深從弟昭朗凡七人弘之奔告義直義真率王智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傳國至曾孫叡齊受禪國除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世爲將伯父憲及斌竝爲西中郎表真將佐桓溫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潛通溫竝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溫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冲請得免綽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位西陽廣平太守及冲薨綽歐血

而死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聽事剪紙方寸帖着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卽死武帝尅京城以爲建武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於軍後帝義而許之以爲鎮軍參軍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專爲劫郡縣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强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郡得清後領中兵齡石有武幹又練吏職帝甚親委之平盧循有功爲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徙益州刺史爲元帥伐蜀初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令義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

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彭模夾水爲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於北城斬侯暉譙詵朱枚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譙縱奔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之并獲道福斬于軍門帝之伐蜀將謀元帥乃舉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論者甚衆帝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亦命受其節度及戰尅捷衆咸服帝知人又美齡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四年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爲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齡石至長安義真乃發義真敗于青泥齡石亦舉城奔走見殺傳國

至孫齊受禪國除

齡石弟超石亦果銳雖出自將家兄弟竝閑尺牘桓謙爲衛將軍以補行參軍後爲武帝徐州主簿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爲魏軍所殺略帝遣白直隊主丁旡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堅一長白駝魏軍不解其意竝未動帝先命超石戒嚴白駝旣舉超石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乃立進圍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明元皇帝又遣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內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魏軍旣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槌并千餘張稍乃斷梢三四尺以槌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大軍進尅蒲坂以超石爲河

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亂帝遣超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沒赫連勃勃見殺

毛修之字敬文滎陽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璩竝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修之仕桓玄爲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欲奔漢川修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涸洲修之力也宋武帝以爲鎮軍諮議遷右衛將軍旣有斬玄之謀又伯父竝在蜀帝欲引爲外助故頻加榮爵及父瑾爲譙縱所殺帝表修之爲龍驤將軍配兵遣奔赴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修之言狀帝乃令冠軍將軍劉敬宣伐蜀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修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累竝得還後劉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南郡太守修之雖爲毅將佐而深結於帝及毅敗見宥時遣朱齡石伐蜀修之固求行帝慮修之至蜀多所誅殺且土人旣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

修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廟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竝奪取之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成洛陽修立城壘武帝至履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千萬王鎮惡死修之代爲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真敗爲赫連勃勃所禽及赫連昌滅入魏修之在洛敬事嵩高道士寇謙之謙之爲魏太武帝信敬營護之故不死修之嘗爲羊羹薦魏尚書尚書以爲絕味獻之太武大悅以爲太官令被寵遂爲尚書光祿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常如故後朱修之俘于魏亦見寵修之問朱修之南國當權者爲誰答云殷景仁修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歸罪之日便當中鞫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修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修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北人去來言修之勸魏侵邊并教以南禮制文帝甚疑責之朱修之後得還

具相申理上意乃釋修之在魏多妻妾男女甚衆身遂死於魏  
孫惠素仕齊爲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住處牀帳屏  
帷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爲之感傷終身如此惠素吏才彊  
濟而臨事清刻敕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  
萬有讒惠素納利武帝怒敕尚書評價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伏  
誅死後家徒四壁武帝後知無罪甚悔恨之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傅氏舊屬靈州漢末失土寄馮翊  
置泥陽富平二縣廢靈州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  
立靈州縣傅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祇晉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  
封本縣故祇一門還屬泥陽曾祖暢秘書丞沒石勒生子洪晉穆  
帝永和中石氏亂度江洪生梁州刺史歆歆生弘之少儻有大  
志歷位太尉行參軍宋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

軍自武門入弘之習騎乘於姚泓馳道內戲馬甚有姿制羌胡  
觀者數千竝歎稱善留爲桂陽公義真雍州中從事史及義真東  
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軍  
敗陷沒不爲之屈時天大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

朱修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  
史父湛益州刺史修之初爲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  
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爲王導丞相中郎卿又爲王弘中郎可謂  
不忝爾祖矣後隨右軍到彥之北侵彥之自河南回修之留戍滑  
臺被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修之被圍旣久母常悲  
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  
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尅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  
爲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修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



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修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及太武伐馮弘修之及同没人邢懷明竝從又有徐卓者亦沒魏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見誅修之懷明懼禍同奔馮弘不見禮停一年會宋使至修之名位素顯傳詔見便拜彼國敬傳詔呼為天子邊人見傳詔致敬乃始禮之時魏屢伐黃龍弘遣使求救修之乃使傳詔說而遣之泛海未至東萊舫柁折風猛海師慮向海北垂長索舫乃正海師視上有飛鳥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及至以爲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修之政在寬簡士庶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修之舉兵雍土時饑修之僞與之同旣而遣使陳情於孝武孝武嘉之以爲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乃聞修之不同更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修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修之率衆向江陵竺超已執義

宣修之至於獄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百城賦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賭之未嘗入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儉刻無潤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貴爲刺史未曾供贍往姊家姊爲設菜羹麤飯以激之修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先是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祿西土稱焉修之後拜左戶尚書領軍將軍至建業奔牛墜車折脚辭尚書徙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脚疾不堪獨行見特給扶侍卒謚貞侯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繇竺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爲新興雁門太守其自序云爾祖率仕慕容氏爲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清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

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  
宋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荊州請爲  
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  
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  
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  
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  
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  
國將軍蕭斌節度軍至碣磔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  
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鞞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  
精嚴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  
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卽撤壞之空地爲窟室及魏救將  
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士竝懷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

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略盡蕭斌  
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  
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  
世音千徧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旣覺誦之且得千  
徧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遣代守碣磔江夏王義恭爲  
征討都督以碣磔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  
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  
上金劄將非金印之徵邪元凶弒立以玄謨爲冀州刺史孝武伐  
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  
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爲  
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質尋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  
司馬劉冲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檢雖無實上意

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沒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竝乞官尋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僑寓玄謨上言所統僑郡無有境上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人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竝發兵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啟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時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答曰玄謨啟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戲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須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

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恡常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踣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之雖竝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儉之目凡諸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堇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食炮醬調秋菜白醯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至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懼其毒玄謨尋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饑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孝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徒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旣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逡巡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

元之意少帝大怒明帝卽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玄謨領水軍前鋒南討以脚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笥袖鎧頃之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薨年八十二謚曰莊公子深早卒深子績嗣深弟寬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所執請西行遂襲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齊永明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卒於光祿大夫

寬弟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王嶷少時早與瞻友瞻常候嶷高論齊武帝時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

寢與嶷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措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武帝笑稱疑小名多王汝兄愚邪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武帝銜之未嘗形色後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爲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啟高帝曰父辱子死王瞻傲朝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無言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時爲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

玄載字彥休玄謨從弟也父玆東莞太守玄載仕宋位益州刺史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齊高帝封鄂縣子齊建元元年爲左戶尚書永明四年位兗州刺史卒官謚烈子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途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改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爲驃騎司馬太山太

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爲方伯齊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攜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奇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我延興元年爲中護軍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樂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卽位懷其忠正時爲益州司馬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用爲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至方伯而終長子瑜亦有義行永明中爲州中從事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邊遙阻汧隴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桓溫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霸上戰劔枋

南史十一  
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屈起布衣非藉人譽一旦驅率  
烏合奄興霸緒功雖有餘而德猶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  
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  
望及金墉請吏元勳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  
高昔人方復觀兵嶠渭陳師天嶮及靈威薄震重關自闢故知英  
算所包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彊陣爲宋方叔其  
壯矣乎朱齡石超石毛修之傅弘之等以歸衆難固之情逢英勇  
乘機之運以至顛陷爲不幸矣修之滑臺之守有疎勒之難苟誠  
節在焉所在爲重其取榮大國豈徒然哉終假道自歸首丘之義  
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念然天方相魏人豈能支宋氏以三吳  
之弱卒當八州之勁勇欲以邀勝不亦難乎蹙境亡師固其宜也  
觀夫慶之言可謂達於時變瞻傲恨不悔卒至亡軀然齊武追恨

魚服匹夫懼矣玄邈行已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